





升菴文集

九

第三

序類



太史升菴文集三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綠洱水出罷谷，爲西南巨瞻。浸蒼山，像靈鷲，爲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人英。又哀然育燁然，縟犁然有當於中州之奧區。卓乎無謝於南溟之竒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爲邇封。陸終爲黃帝之所娶，若水爲顓頊之所生產。



里爲湯毫之貢國。濮人爲武牧之征隊。載藉昭然。可  
以覆視。奚待常類。爲通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  
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臯。徐雲。虔若。竇滂。若樊  
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昉列實則錄存書  
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焉具存。然或  
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恧其能說  
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按部。駐郡  
繙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相  
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板令於太守龜崖蔡公。二

守小溪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溪李  
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  
著之詳。於是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  
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  
則龜崖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  
英躔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  
一一新之貴飾之輪之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  
之蘋洲。謝宣成之疊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乎。  
慎也。恩謹裔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僦廬  
香界珞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



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 劍州志序

志流別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恠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劍以山形名州人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謂即劍道之谷沂其世正際九丘而岷山之精上爲井絡見河圖文寔今井絡關劍首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益哉三代以還劍代爲要害地唐爲節度雄鎮領縣有八碁布於環三四百里內連城擊柝相聞也今登高望之歷歷在目迨

國朝劍獨遠於宸極最爲最陋四境相距千里遼絕二百里而遙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而遙得郵繁雄昔如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運則然抑亦王化有遠邇歟官其地陋其土窳其政者往往是也武緣李白夫壁來守是邦獨事振厲希古良牧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賢表名宦公館郵置皆鼎新之勞以身先教以身率劍之士久爲荒解至是有衰然舉者始也余徵其政於聞既而北征路貫劍門又徵之於見白夫出其所修劍志繙之又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于



嗣守者歟。斷碑殘碣遺文，墜什拾于奧突荒蕘者，又  
哀聚此卷。若與景陽子厚之銘，少陵謫僊之詠，競其  
英爽過其地者，覩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州也可無斯  
志夫。白夫請余序。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靖甲申  
時，白夫已還秩去劍云。

###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  
部首，粵當三物，賓與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  
法癸葺試窠，易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于素，乃以  
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

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慎選精遴。局隸事罔弗虔，  
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  
二。入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其某所。捷擇也。先  
長夏回星，淖涵湛馨。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  
鑠院御史炳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昕有如  
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  
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  
內，司試者鑄之，交交如也。鯁鯁如也。公簾以外，司調  
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  
外而網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



世人鑿雕其文之優，甘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其濫等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剛修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于文章，三代以還道寓于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効，視三代猶矣。我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彛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戔暨集傳，春秋本三傳，無胡氏禮記則古詩疏與陳澥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



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滯魄，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異瞽聵誦詩，閤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慙焉。況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  
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士，迓穆穆之嚮，行媿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

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夙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其也。願徼榮靈，假於諸士子，僭書以俟。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其也當後錄以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惜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



之脩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于臚句魁選於  
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于額計而弗獲  
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目滇曰遐  
域某也竊載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  
黑水玄禹之導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  
武葉榆氏郡永平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  
斧畫矣跡是以論非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  
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三咸五之盛跡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隆黃夏業懋炎漢以世運輪衍之寔  
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不足言也滇之啓閉  
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啓而殷周閉兩漢合而  
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之廣矣大  
矣况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於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  
時沐浴涵泳能無慨然矣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  
以文爲擊悅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  
內也

聖天子所以寤寐賢儁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  
正有言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



乎哉必也濟乎義某也於斯文無能爲役敢籍是言  
爲子諸士誦之以終鹿鳴之義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實  
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槩撫庀續食豫資用寔文  
科攸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鎮維重  
臨士爭快覩提調則布政使其監試則按察使其入  
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其所遴也先某應聘于  
邁途貫重阻山則侵霄谿肆無景草樹蒙密分天閱  
日虎豹之所穴猿猱之所捷上援弱枝俯蹈弱泥步

者鏐橈利履騎則緘鐵鑿蹄晨與鷄俱興夕篝火猶  
登信天下之至險且遠也及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  
緯壤沃屋潤鬱鬱乎葱葱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采  
之儀腴郊勞之飫豐融融乎泄泄乎日垂精于文治  
矣逮鎖院則白盛青聖黃簾綠幕輪奐改觀心神怡  
曠嘖嘖乎藉藉乎曰助飾乎文事矣三試竣事分經  
閱卷文則彬彬有中州風其敢以遐異衡述改鑿乎  
精覈嚴復得士之中式二十五人梓其善文二十篇  
爲錄以獻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究于土人有恒言  
曰水土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圍



也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賦地產方貢品  
明昉列而獨惟其詳于物而畧乎人也又讀周官職  
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怪其詳于民數而畧性與俗何  
哉及汜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職  
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晉燕宋  
六國而貪麤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固之地里列  
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而剛毅而險  
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唯然  
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之  
今何啻若槎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

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習也  
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  
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  
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也  
者有教無類粵稽諸古大禹出於西羗也少連生于  
東夷也是皆夏周之聖賢也降而漢唐相如起于巴  
蜀九齡出于五嶺歐陽詹挺于閩海姜公輔生于愛  
州抑其次矣

皇明區域遠過日月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之  
化則軼三代而隣唐虞貴州古之鬼方黃帝所娶之



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鄉聲名文物之見止此至我

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衣裳之列箐砦而闔閭之百年以來道潤德洽文覲武匿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夜郎今也觀國光茲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爭相嚮風先是三年爲丁酉寔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之土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地乎

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出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爲文章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勿以遠自畫地自限哉其於試事無能爲後而授簡僭羣言之首請以瞽誦敢告勸駕

### 三楚壯遊詩序

南國寄梅竭來小雪東橋折柳行指益春溪山之征邁紆懷岐路之睽離軫念爰鳩同調乃燕將歸楊子伯臣者連然韻士也多才多藝不忤不求詠詩考槃敷易蜚遁山梁飲啄遠樊籠而無心江湖浮遊捐鍾



鼓以不享。楚澤非淹。於桂樹周原。實睠於棣華。菜服  
承歡。潘輿送喜。江魚入饌。檣燕留人。紹陳氏之英靈。  
珠星聚夜。分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解珮弄珠。逢漢  
濱之遊女。引商剡羽。和郢中之騷人。將辭敬梓之邦。  
滌過折麻之地。余衰卧天。一柱子行。望月兩鄉。他日  
清風自深玄度之想。茲晨零雨。得無子荆之詩。分題  
古詩五言。合爲各體一卷。題有楚字者。詩綠楚吟也。

周受菴詩選序

粵若稽古。吾蜀詩始萌芽。蠶叢有日月二章。蜀著龍  
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即

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賈而  
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制郊廟樂  
府之作。溢為封巒天覆之詠。中葉擅名。四海爲僑馬。  
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爲古今詩聖。降而劉  
灣。雍陶。符載。李遠。唐求苑咸之徒。振其末嚮。蘇文忠  
公。宋代詩祖。而輕軫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詩律不逮  
古人。蓋規磨之談。媚嫉之訾耳。唐庚韓駒。巽巖後溪。  
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喁。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  
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揆藻。以開  
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晦。



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安  
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慎修全蜀藝文志載之  
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穎異秉資弘深績學經術  
古文之餘剩爲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至長憲外臺  
不廢披閱討論可謂習有萬卷書宦輒秦邊晉塞桂  
嶺昆池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行詠之邊徼和之  
爰生寄之山水子夏之云止禮義莊周之云道性情  
管子之云紀物陸機之云緣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  
之云詠懷寔皆具體兼之和衷觀之可以備圖經衍  
之可以裨經略豈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爲高談者

曰作詩無益則詩教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  
藁示慎且曰選異不必多古人無多也慎快讀三復  
摘其必可傳者若柯篇題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  
之萌芽流裔以傳受菴天下士而尚友古人者慎以  
一邦一邑言陋且難矣繫亦尊鄉敬止之私爾尚竢  
海內名鉅掬爲太序茲其槩韋之先批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袞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  
屆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  
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詰有陳松谷



文不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慎也屏居遐邇未  
及拜翁而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含百善  
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澄之洪範之稱福壽  
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  
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  
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識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  
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  
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勇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  
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

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  
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  
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  
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  
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况今

皇上誕敷皇極歛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卷壽域而  
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  
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  
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悠遠之徵於  
百齡外云



玉岡詩集序

昔人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篇章。言富貴才藻之難兼也。走竊以爲規磨之論。觀乎治古以上。咎陶之賡謠。八伯之屬和。周文公之頌。召穆公之雅。祭公之祁招。吉甫之江漢。大抵以經濟爲才。而勳華爲藻矣。迨其下衰。猶有先軫之敦詩。祭遵之雅歌。又其下衰。尚有曹景宗之韻競。病斛律金之歌勅。勒曹將軍之應制。岳忠武之北伐。又不離楯鼻刀環。而兼夫縹囊緗帙。事業文章之說。其然豈其然乎。明故太師黔國沐莊襄公。開國功臣黔寧昭靖王六世孫也。

自二王作屏于滇南。羣公繼之。當就日之勲。翊開天之業。萬世大功。一代懿佐。時則颶回霧塞。而沉烽靜柝。成周所稱方召之倫。何以度越。蓋開國之臣。未之或先也。蟬嫣相繼。重公屢將。傳珪襲紫。滇越世守。忠愛流裔。屏翰一方。廟食百世。又魯伯禽齊。玗公之所難。蓋守成世祿。什百倍蓰。而未之先者。君子曰。昭靖王之亨也。難也。壯以貞。惠襄侯之克負荷也。疑以愿。忠敬王之啓國封也。昌以大。武襄伯之固封守也。鎮以謚。榮康公之討叛夷也。才以武。至繼軒公明經術。崇文史。與儒生埒能。偉矣。武僖公之光成業。爾邊徼。



與名將爲多。傳都督公蚤世而莊襄公承之時值  
敬皇臨御十八年間。卧鼓鼻矣。鶴膝犀渠無所於試  
麟蹄兔穎。競用相高。投壺雅歌之餘。緩帶輕裘之暇。  
文人韵士。遊衍於金碧之間。刻燭擊盞。聯詠於玉岡  
之上。是又足以繡紱乎卿雲。而芒耀乎化日。推其意  
也。直與卷阿江漢同流。而還視昔人寶刀金甲之懟。  
長驅直擣之辛。有不倫矣。輜軒之采風樂府之演雅。  
猶將索之。而况嗣業承家。庸已於傳乎。敏靖五山公。  
公之嗣也。手輯其遺。編爲六卷。南園張公序之。將命  
梓人而未就緒。乃今太保上公嗣之。思繼志以傳。乃

命永昌成史慎繼序之。慎昔叨史局。紬書石室。獲見  
昭靖忠敬遺烈於洪永實錄。洎罪謫南中。翦拂於公  
家節下廿年。知其闕閔。勦華最悉焉。故槩舉屢世功  
業之大者。以終義。若夫詩云。前序備矣。

送卞蘇溪歸敘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敘州蘇溪卞公。黑髮辭榮。急流解印。  
臺省諸公。力挽苦留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順而  
遞頤高卧。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  
四十始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絲類弁矣。既先禮而  
仕。今先禮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



心在魏闕之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爲心乎仕者言也。若予者，身纓紱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強予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留者無以解也。乃聽其馳疏焉。予既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怪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人。噫，吾黨穠於世味，乃爲緇流所嗤詠乎。然如公者，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訾古今。而淺測賢達也。近者綿州瓦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未老引去，見于邸報。士林傳馨，以爲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句

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然其仕止在君，非恬退由已也。求之古人，且難，而況今人乎。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鍾鼎之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於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于賢人。由是論之，公之茲歸，不獨提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者。舊者有考焉，未綴以長短句，一闕用代驪駒之什云。



歸去來兮。羨公高致。栗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貴竹。青油開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卿棘公槐。行可躋。問何事急流勇退。力挽難稽。○公言其豈栖栖奔走。紅塵早歲。迷况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鷓花底。蜀日平西。布襪青鞋。水邊林下。尋壑經丘。一杖藜。喜吾鄉散仙多侶。勝日招携。

韓太之赴徵命序

韓侯受命。來尹新邑。越有文告曰。我尚稽古。蜀土惟遐。埴壤滋沃。歲其有恒。有秋民鮮。懷蹙厥今。日替初哉。肆者弗靖。用勤師干。春違爾農。秋伐爾刈。俾析爾聚。凍爾葆。洪降困騰。師甫救功。藥傷補敗。爾尚未旬。攸宅。復大役于林衡。茲惟京室之構材。程矧敢勿亟。身庸其劬。口率其索。天弗吊爾。民曷其有甦。

天子俾我作牧。爾邑既岐。道候人其勤。爾版籍匪衆。勞其未渠。康艱哉。明聽文告。以自甦。爾何勤。非生何貞。非賦何懷。非刑何備。非武何崇。非德勤生。作富貞賦。作忠懷刑。作祗備武。作勇崇教。作乂我聞曰。爾俗無膚險。構辟其有爭。禽愆餽則麗于法。我罔俾輿臺。五百騷騷。爾厥象攸召。爾無我後。爾有城郭。溝池遂弛。禁呵衛。關宵通旅。自今以始。其毋關宵通旅。輜來



其留止里禁設勿野施互橐爾則不聞鳴犬之聲我  
牧用靖哉我民惟慙俞政乃和庶姓用奠既最乃績  
天子若曰猷載旌別匪逖或遺其式是邦憲我民不  
斲于新命者幼率繫鞵鞞鞞曰侯謁去我之有侯  
猶寒有併懔猶饑有膏雨謁去我侯邑師氏偕命士  
曰陟典在茲俾侯澤罔屯侯其往哉作廷納言言悉  
攸行膏澤誕播在無疆爾民亦被茲無疆澤爾曷煦  
懷惠無亦惟節趨是速退已復進曰侯寶不貪曷用  
致我忱貺乃爲詩以貽侯名之曰清江侯行自侯受  
命至錫命惟三年

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之  
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兵備  
者六居南曰叙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居西白  
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地古  
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連烏蠻  
其距吐蕃其利鏐鉄故其兵犀銳其時瘴癘故部使  
者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勇而易法守其望京  
師萬里其望成都亦千里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此五  
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何以煩



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守命之人以爲咸宜  
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  
况職方職掌地圖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民與才  
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堠之政其利害也周矣其經  
畧也久矣非冒焉而姑試之云也去年從之在職方  
時北虜告急偵警騎達于白揚口不見勦立致退  
靖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必其效者也渡瀘  
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徙臺登奪蠻險繼文饒之績  
吾於茲行卜之矣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既  
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與人誦  
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藪爾  
我邑稅稻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安乎艱乎匪侯  
之來城不完乎艱乎安乎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輜車  
之使采民風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  
而甘清苦可不謂廉乎能扃鑄土宇而捍民之大患  
可不謂才乎歷兩邑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  
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知成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大  
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為縣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



不遺民譽無不上逮。旁近州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勸於良，千里之民望之，冀將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患：操冰蘖者廉矣，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清素無此二美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加焉。侯既廉且才，寔兼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尚能不徇既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呂乂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于史冊，以侯今日之出處。

擬而論之，若出一轍。視履考祥，尚無前人專其美哉。

### 夏正小叙錄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藉，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備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當是也。舉其



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水雪雨旱候在氣梯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遷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

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 管子叙錄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高一名形勢向子歆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據今行世本視歆略篇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遷書其餘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焯知爲後管者之論



乃若闔閭之世遠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  
吳王好劍士多輕死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  
盡出仲筆矣弟子職一篇蓋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  
而載之末簡好古者尤偉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  
楊忱序旨高說竒惜今亡傳注者尹知章題冒房玄  
齡遺誤如此且無篇第以為繡病吾為叙錄之以傳  
焉為卷二十四吾從今中為經言為外言為內言為  
短語為區言為雜篇為解為輕重以緯之吾從古

石鼓文叙錄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泉所謂石雖

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



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  
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絳萬  
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  
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  
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  
唐章懷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灾到岐陽  
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  
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  
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

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  
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  
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  
石鼓又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  
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  
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泉述  
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  
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  
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  
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



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証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微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迹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于府學之門廡護以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云我欲効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之大學刻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于海內大方家云

古文韻語題辭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冊有慕在昔



筮絲盤鑑盟詛昏冠。嘏誅疫釁。傲教緯憲。箴令禁祝。  
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窳采匿。  
湊勺會涓。斷珪碎璧。空石餘辰。窺水暇日。因之窺斑。  
庶已賢奕。

李太白詩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  
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  
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  
陽。卧廬山。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  
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於未遇時。子儀請  
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  
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水為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縣之  
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為廣漢人。蓋唐  
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叙。上裴  
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  
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  
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



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康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康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讀杜

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叙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爲王氏傳。必曰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



予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  
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可乎宋景文脩唐書  
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  
其人可乎余故詳著而明辯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  
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豈容喙  
哉吾友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下走共爲詩者  
嘗謂余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  
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  
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李前集詩引

詩之爲教逖矣玄哉嬰兒赤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  
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况乎毓精二五出類  
百千六情靜於中萬物盪於外情緣物而動物感情  
而遷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非先協律呂而後發  
性情也以茲知人人有詩代代有詩古之詩也一出  
於性情後之詩也必潤以問學性情之感異裏故詩  
有邪有正問學之功殊等故詩有拙有工此皆存乎  
其人也或政遇醇和則膏澤醲乎彤蠶時值宸黷則  
勞苦形于詠謠皆復關乎其時也若夫八伯之雲紉  
膏澤之醲也伍員之日晡勞苦之形也二雅三頌正



之檢也。桑中牒上邪之流也。豈分窮達，奚別古今，貴耳賤目者，乃云頌寢於周餘，詩亡於剛後，反鑑索照者，復云詩在灞橋風雪，不在東華軟紅，嗚哉！潘伯前渠李公星輶下于天邑，雲會披于江陽，不鄙庸音，下叩穹谷，出其近作二百餘篇，對閱移時，退繹旬日，公性能而好，既取材文選，而效法唐音，又景行崆峒，而麗澤大復，於堂萱隴條，原翎雲鴻，溫潤見孝友之性矣。於協忠雙廟，闕伯高臺，感慨發思古之情矣。矧往體格詩一一合作，絢綵風骨，彬彬不偏，鼎實片鸞，侏儒一節，遇於獨見，而知弗俟，九變而貫矣。輒陳虛簡，有覲實歸，不揆授簡之知，敢附題襟之後。

霞丘歸引

霞丘子子言氏張任于滇，免而歸居，怡然熙溢，然憚過余言之，余假觴驛樂之，語之曰：止逝時也，有乘之者，有遇之者，行藏運也，有用之者，有舍之者，憂樂事也，有行之者，有違之者，是紛紛者而奚統之，昧者六之，君子三之，聖人一之，悲夫！世徒見夫競而得，冥而失，以爲人也。烏覩夫競冥人也，得喪者天也，天者得耶，冥亦得，競亦得天者，喪耶，冥亦喪，競亦喪，徒故故後後，然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走乎，內忘競冥於已外。



任喪得於天斯至人之德葆光之道也霞丘子室寥  
其言溪壑而罔測也作而曰夫子之言太玄矣抑吾  
聞之仕進也宦遊也進固有退遊固有歸退固宜易  
歸亦宜早吾蘊此久也且淹且滯幾困乃今得歸幸  
矣遂矣舍而藏也憂而違也非而異也庶乎坎而止  
乎世固有遊而不歸者乎是夢夢也楊子曰若言遊  
乎舉世皆遊也逃相是也而奚可非之若又以爲夢  
舉世皆夢也夢亦大也余與子皆夢也無大覺焉能  
診大夢請誰之覺之診之霞丘子曰喏而弗吟楊子  
曰余爲汝解夢歸賢于夢旅慵賢于夢劇歸矣慵矣

夢亦樂矣奚問覺也鄙患失乎寄去不亦樂乎其有  
異乎已無愠乎辱無驚乎其無異乎有異乎無異乎  
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子爲  
予飲予爲子歌顧童子鼓箏擊節而和之其辭曰

張公蒼海客瀟灑出風塵掛冠東去飄然過我意何  
真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於山色不獨爲鱸葦鹿門  
栖隱處行與老龐隣隙中光石中火夢中身蓬萊不  
遠玉壺雲液注長春六六洞天飛步七七瑱花仙會  
好在鶴磯濱約君携手去我本楚狂人

太史升菴文集三卷終



蘇子瞻文集卷六  
三

蘇子瞻文集卷六  
三

蘇子瞻文集卷六  
三

蘇子瞻文集卷六  
三









